

南村草堂文鈔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七

新化 鄧顯鶴 湘臯

與林辛山邑侯書

辛山明府閣下去臘遞中奉到手書深荷存注歲事匆迫未卽作復甚悵惘也閣下自莅吾邑出其學道愛人之素蘊振興文教勤求民瘼頌聲已隆正日起頃舍閒人來知惟邑志求一舉已有定議并蒙以采訪之任委及家兄伏讀勸捐大啟并條例詳審簡要事不煩而功就費不多而事舉歡感喜躍如何可言竊以此事重大切要做邑人士類茲道謀迄無就緒一旦得賢父母大手筆身任其事就期告成俾七十年就湮之文獻毅然修舉燦然明備豈第

南村草堂文鈔

卷第十

維山增色資水蒙休其自梅鋗以下皆受其賜惜某一璽
羈縲不克效讎校督刊之勞惟寄書家兄及親友中在事
諸君踴躍矜慎共襄美舉以無負老父母修廢舉隆表揚
風厲之至意且延頸拭目以觀厥成先覩爲快也某更有
懇者寒族自先祖以上屢世單丁代有隱德先高祖在明
季 國初興廢之閒孑身避亂厓而獲免年六十始生

贈文林郎曾祖巖隱府君布衣篤行有遺遺金逸事揆諸
古者舉逸民之例在所不泯先大父松堂府君以經學教
授生徒常數百人掇科第致通顯者尤多若益陽劉教授
恩寵劉刺史永華李訓導美緒其尤著者也著有松堂文
集學者稱爲松堂先生某嘗追繪松堂讀書圖遍徵海內

名德者宿詩文顧自維材行謫陋遭遇屯厄勢力單弱不
及光顯先人表揚前烈先子至性肫篤事病母二十年頃
刻不離左右尤人所難能行誼詳福山王玠軒學博行狀
會寧柳宜齋太守墓志及茶陵譚希齋明府壽序又先叔
父令鉅野善政多端以耿介獲重造鉅人久而思之作善
政錄剛微伸枉尤待賢者竊惟閣下以承明著作之才屈
臨下邑下車之始卽兢兢以志乘未續修爲念仰見賢者
維持名義風厲末俗朱梅崖所云青雲之德翔舉潛匿者
而登諸光明譬猶附一羽於溟鵬之背其疾升遠引可知
也在先人積德不耀沈冥自晦不必定以此爲榮辱而後
人稱述祖德不敢稍誣不敢稍匿以自陷於不朋不仁不

孝不慈之罪以求託於誓道德而能文章守土君子如閣下者當亦仁人君子所動心者也誠藉老父母之力俾先高祖以下懿言善行不沒於世則豈惟某等免於罪戾荷感存沒永永無極亦以卜秉筆者之信今傳後無疑也至山川人物有見於拙刻楚寶及南邨草堂集中遇可採錄者萬望一爲錄入俾他日有所考証庶相輔而行益以見我輩立言不孤而著書之足重也草草奉狀伏惟終賜亮察附呈先祖松堂讀書圖題詞一冊先子墓志銘石拓行述刻本家傳容緩呈覽又水經注資水下高平水出武陵郡沅陵縣首望山西南流入邵水今高平水固在也而邑人士無有知首望山在新化者今按首望山卽望雲山在

邑南百里羅襍其陰卽滹浦蓋北魏時尙隸沅陵故也舊志邑先輩吳建軒先生曾與其事吳最博雅乃亦未之考何也新化在晉爲高平齊書尙有高平縣男相陳書以後不見著錄終隋唐五代宋初爲蠻所據北宋時始開宋史有梅山谿洞傳頗詳茲就所見以一紙鈔呈左右以省翻閱某修武岡志及增輯楚寶於宦績名臣各門有關係梅山典故者不憚詳載又舊作資水辨採入武岡志中今并錄呈惟閣下詳擇餘當致書家兄轉達家兄嘗欲輯梅山北郭小志所言當不誣閣下幸卒教之難以時珍重崇護不宣

復羅權如學博書

權如足下頃奉手教以古人之義相督責惶悚汗無地
可容朋友道衰久矣安得如足下直諒規切三四輩使衰
庸啮隋偷安如某者得日聞過失耶雖然謂某諾尊丈墓
道之文不卽下筆或疑有他故且疑其口諾心違失君子
以誠待人之道則某不敢受也念某與足下定交以來十
年之久中間合并不數旋即別去蹤跡不可謂不疏然微
窺足下質直好義篤友朋重然諾心竊敬之又重以文章
意氣之合庶幾道義之交非俗流所測又某名德不修尤
悔叢集自歸長沙悠悠之口爍金毀骨無所不至足下獨
力排羣議過爲推許且以謂某能爲韓歐之文立言不苟

可信今傳後以尊丈墓道之文鄭重誣誘此意尤爲可感
受命以來寢饋於懷所以不卽報命直以足下大事已舉
要作一佳文存之私集可以稍爲遼緩又生平賦性遲鈍
立言頗矜愼愈愼重則愈不敢下筆若泛泛應酬則頃刻
成章一揮數幅亦所不難而以施之足下則不敢以施之
尊丈則尤不敢故甯冒嫻漫之名不敢草率了事近苦手
腕酸痛不能作字恐遂成末疾念生平諸事粗了節巾待
盡亦無所不可唯足下此文未具深以爲歉正在經營搆
稿而尊札嚴促遂竭三晝夜之力勉成文之當否未可知
而吾心則既盡吾才則已竭矣唯足下亮之不宣

譚桐生孝廉書

桐生足下往歲聞友人言足下與哲弟梅丞並能爲詩足下人尤直諫心甚敬之嗣尊公鐵齋先生來守鄱郡竊喜賢舅弟必來趨侍是天假以萍蹤合併之緣也乃足下兄弟不遽來而僕方爲汗漫之遊過洞庭至皖江由皖而吳而淮揚以達於京師是時足下兄弟亦至邂逅相遇親若平生誦詩論文懽情休暢自僕歸爲寧鄉校官僻守一隅遂不獲與四方賢豪接足下兄弟至邵蓋已一載於茲矣僕與足下曠別六載之久相距三百里而近竟不獲一過馨歎藉展情愫其爲悵結如何可言去秋接奉手書備承勤拳記注猥以蜚語橫加百端寬譬實則致謗之由總緣

自取吾儒之學貴返求非意相干政可藉資修省孟子惡
我亦藥石也來論又云某向在京邸見桐生詩頗能有所
獻替今乃不然竊疑先後異轍或爲世故所染具見足下
愛我之深以古人相期許且感且愧某少好吟咏以奔走
疾病廢學不能自力卒無所成就自爲學官後狠情俗狀
日接耳目力恨不早自樹立年逾知命復以其身自試於
闕冗嵬瑣之地歎老傷貧賢者不免况材質猥下如某者
蓋臣之精亡久矣從前所識字義俱嘗不省憶足下尙以
素業期之耶雖然不敢嘿而息也大作根柢磐固包孕深
厚堅質處似杜崛強處似韓樸老生硬又近山谷能事盡
矣復何所加無已則請仍就君家兄弟之詩並論之供書

爲人言書於桐生之詩服其理之足於梅丞之詩歎其情
之深理哀諸學世或有爲學所溺者情根於才世或有爲
才所累者能去其溺祛其累艱苦之至通於神明綺麗之
餘依於典則詩雖小道性情見焉學術寓焉治術通焉敢
輕言哉足下好學深思以沈鷲之筆寫幽雋之旨鐫刻冷
豔此種境界已屏去俗流耳目非時子所能夢見某方愛
之慕之畏服之不暇尙何能指摘罅漏訟言其短雖然思
者則意多意多則易勞勞則碎語澀則氣壅氣壅則易促
促則怯此又不可不防其漸也程春海學使序僕詩云下
走之於詩也始求其通通則藩籬決繼求其介介則邊幅
隘竊以是舉似君家伯仲長公之介次公之通亦於決與

陰防之而已僕於二君之佳處不能得其萬一而慮處則
奄而有之年衰志往日暮途窮此生未必有駐足地也足
下昆仲文章學業如日方升詩文餘事然且精益求精心
虛氣下不自滿溢如此異日事功所以承家學而建事功
者其可量耶爾窗兀坐挑燈讀兩集帆縱筆作書奉贊當
有以教我春寒百凡珍重著述自愛不宣

再致桐生書

桐生足下春閒奉書未及卽荅頑頓頽廢不可爲人比來
省門晤令弟梅丞敬述尊丈清恙已差但氣體少弱須服
藥培養深以爲慰前者賜書知侍奉之暇畱心靈素猥以
某爲識途之馮意欲訪求門徑竊以爲古來通儒無不讀
醫書而白漢及今名家者不過數人今世儒者或曰醫爲
賤工不復知素綬爲何人而一二操方寸匕以攫取財物
者皆市井鄉曲不復知字義之人若近時長沙城中所云
知醫者尤猖狂無理某自回南以來知識中目見受其害
者不一家而無術以挽之可憫也某自先慈棄養後悲憤
填膺將所藏各醫書拉雜摧燒存者亦高閣塵封不復寓

目蓋已絕口不復言醫矣自爲校官以春海學使知已之
故乃稍稍破戒而狂吠之徒至誣之以挾術干人其尙有
人心耶尊丈去歲所患不過少陽偶受感冒疏解卽愈其
留戀加劇者由勞頓復感使然而醫者遂進附桂大劑比
得小差然陰分未免受傷今春之咳嗽痰血未必非過服
熱藥鬱蒸所致某早歲爲景岳所誤喜服陽藥後幾以內
熱死乃服丹溪千虛易補一熱難除之論爲有理前得手
書每欲發一論而遲遲未敢以老人病情不能懸揣輕議
多指亂視徒勞無益缺然久不報非盡由疏嬾也唯有以
諒之不宣

與張蓉裳學傅書

蓉裳學傅閣下教官舉薦優行實三選鄉舉遺意故春海
學使與僕書云貢舉之法惟遴選萃優二途尙可責以義
理他考不與焉顧能行其實者鮮矣家耘渠兄力學篤行
似東漢獨行傳中人然非先生人倫師表相賞於風塵之
外鮮不以迂儒忽之優行之舉此目關貴學公論不敢言
謝惟是古人於舉主之門終身不忘近日視此等重舉爲
兒戲不過納人執贄套爲考語一詳了事學者與受舉者
恬然不愧坦然不疑習爲慣常雖自好者不免安得盡如
閣下之於家仲庶幾古人風義猶存或亦激濁揚清之一
助乎黃君德甫內行醇篤至其口不臧否人物尤爲司馬

氏所云慎之至者非賤兄弟所能及與仲氏同舉洵爲得人爲寒門感爲貴學賀不敢言謝惟有終身服膺垂示子孫俾世世知有此段佳話亦未必非衰門之光也頃聞輿論謂吾郡六學二百年來惟此舉尙不失舉優行生之初制斯言殆非過論耶令親胡某止見一面稍聞正論掩耳卽走聞其生母溺愛過甚不肖之事皆縱容而備嘗之恐不至於餓殍不止也鐵簫先生見在省門欲一見而不可得某自厠窟便如深山老衲窟跡荒遠不復知有世事爲語老嫗退院僧亦不減於入定僧非復西域賈胡也月杪小壻譚建宅借小女來署語次深感閣下視如猶子柰其文運蹇滯不能仰副尊旨慚感無旣此子頗有詩才人亦

醇謹雖不能違，倘快壻要不失爲佳子弟耳。礪束詩老寄到手，定改本稿，審嚴密。此老之不肯自恕如此。禮道世初諧競病詩狂上天者，相距何可道里計。大集亦宜及早編成，如得於近日寄來，同礪翁集開雕尤甚便也。某近狀如常，惟入夏來頗爲潮溼，所苦荒齋老屋久曠，人居沮洳，特甚。加以淫雨連旬，四壁皆屋漏痕，至不可耐。淋臆宿症不時舉發，病中勉強校刊楚寶，旣少書籍，又無友朋經費，不費又不待言。浮生好自尋苦惱，往往如此可歎也。長夏晴雨不時伏，惟順時調衛，自玉不宣。

復陳大令書

服紆明府足下別後思仰甚勤屢欲泐函馳候人事頗廢
輒復不果然心服閣下之賢欽欽在抱寢食於懷久矣日
來兩奉手書所以注念鄙人者甚至且感且愧卽承政廣
吉豫侍奉康娛敬慰敬頌閣下以翰苑才屈宰一邑肖覽
來論似有不得於中者且謬以某爲稍可與言而殷殷下
詢相究於治譜官箴之要想見賢者以古人自期許之意
以某鄙闇何足以語此顧猶有願言者古稱行道濟時惟
宰相諫官令長三者得行其志今之臺諫其權或不如古
雖有賢者亦不過循分供職獨縣令一官於民生休戚利
病能洞悉周察典革措置操縱由我使政平訟理姦宄敘

跡百姓安堵中人以上猶可勉爲某昔嘗有志於此年衰志往老據一壘日與猥瑣庸陋之輩隱忍爲伍非初志也以闕下之才與學如日初升宰湘一年以經術飾吏治濱湘之民翕然稱頌衆口一詞亦既有成效彰彰矣有如閣下早歲博一高第亦不過國家多一文學侍從之臣於君家門地資蔭直爲故物何足輕重孰與專城之寄民命之司能較然不欺其志不易所守哉願閣下從此勉之他日湖湘之民操筆志循良宦績者雖久不能遺官階之崇擢不足爲服籽慶也某回滬後有改建學署之役日來料理移居家具無多而勞費正等冷官落拓求一椽之庇道謀三年始克成議良可憫也陳總戎書并圖冊誤投并檢出

寄呈此亦一好題目惜臣之精亡久矣草草奉復伏惟學
道愛人以時珍護不宜

復陶雲汀制府書

久不奉書以執事總制以來機務鈔暇不敢以鄉曲蕪詞
展實嚴重致勞鈞答然仰念之深非書疏所能代也卽承
道履吉豫神相多福敬慰敬頌春開鏡海太守嚴麗生大
令先後來梵荷手書甚勤并知書值已如所請仰見執事
篤念親故無時或釋之至意謹望風祇領其爲感謝如何
可言承示河漕鹽三者均敬某書生之見常以爲天下四
大政河漕鹽洋而邊患不與今河漕鹽三事皆萃於執事
一人而試行海運成效彰彰則洋務亦在籌運之中所謂
非常之舉必待非常之人某昔年清河舟中奉寄詩三章
末云不謂數大事落落歸吾黨今益驗也然任愈重則責

愈再位愈尊則望愈嚴審知執事本領大經畫詳深念遠慮利不什不苟就害不什不苟去其所以上孚 聖意下洽輿情中無忤於執政左右當必有道非僅如晚近功名之士取必於一時者所能辦也鹽務一節緝私不如減價其理甚明人盡知之而議者謂爲非便徒以飽姦商之藜恣殷商之侈卒之官私兩做無補於國而有病於民今得通達治體洞悉時務者毅然持之窮則變變則通其勢然也兩月以來民間食鹽頓減倍值衢歌巷舞以爲百年未有之事草野禱天既喜且惑未審此後能源源接濟抑積壓久滯引暢銷或出一時權宜疏運之計也又兩淮脂膏之地膾附者多一旦更變江淮開游惰無職業之民及

四方浮寓旅食輩必因而造作語言煽動中外唯恃大君子權衡緩急張弛操縱有轉移斡旋之神無運動補苴之跡於以變漓養滸阜財成物厭觀聽者之心知執事躬中必有成算非草莽迂生所能意度也麗生言在金陵謁見時仰窺精神勝常而髮須多白知執事憂國勤民不勝勞勩伏望以時崇護爲國爲民自重區區下忱無任禱祝屢奉手諭久稽上覆又恭聞恩命稠疊不敢效世俗章牘以浮詞上瀾鈞聽謹賦詩四章以代賀簡以致忻忭唯執事進而教之不宜

俗人無足稱述加以天譴司命磨蝎守宮召謗招尤動而
獲咎幸中夜捫心無豪髮愧怍有所恃而不恐耳拙集爲
春海學使從與草草付版深以爲愧因譎字甚多又其中
有待刪改處遂無心摹印道遠亦無從寄正顧安得吾石
甫一言序其首也楚寶之役獨任其勞頗瘁心力此入宮
後第一事然備累亦日深吾兄入楚後想亦略聞端緒是
書關係至楚數千年文獻掌故邦之人無有過而問者幸
藉官楚諸君子以大府之命捐俸分銷藉償刻資而工費
繁鉅驟難彌補前康中丞寄湖北周方伯託銷六十部詎
方伯作古中丞北行此書遂不知下落秋間接海帆先生
鎮算道中來書云在荆宜施道署中案頭見皮數部以爲

書久經發出其價斷不至落空然至今信息杳然昨專人送陶雲汀宮保二百部於大江南北所屬分銷比聞雲翁又別有調度果爾此舉又成畫餅則信乎吾命之窮而善之不可爲也張時安太守於某甚厚昨權常郡時蒙慨然帶去三十餘部雖所屬未必能悉如尊情然時翁之意則已感不能忘矣相距三百餘里無緣見面胸中若有數千萬言須向吾石甫傾吐質正者某旣贅一瓊例不能越境他往學業日退易爲親故所棄又不敢以古人相思命駕之誼獨責望賢者惟私計吾石甫入楚必到長沙此間爲往來必由之地繫維永久庶暢然一遂其私也執事其有意乎草草奉狀百不及一伏惟學道日新百尺崇護爲干

與姚石甫大令書

石甫閣下春明執別奄及五載音問闕絕思何可言前從李海帆觀察處得太夫人赴東望驚悼彌用懸愴以未知吾兄蹤跡所在遂缺弔唁悵悵於懷寢饋難釋惟時從海翁及桐城官楚諸君子一探消息相與感喟不輟而已秋初晤海翁世兄石民茂才於長沙知將有鼎州之行謂當取道長沙可因緣一見驚喜想望日形寢寐頃聞從者已抵鼎月餘楚西距瀉甚近咫尺萬里音問渺然望而不見然則浮蹤汗漫當以何時合并耶聞此行爲趙文恪公編纂年譜校訂專集將以上之史館徵信後世尤不朽盛事非徒師門誼重申一已私情而已某近狀益無理賴白維

譚陋老竊一氈偃蹇棲遲學殖日落志意日衰頽然俗人無足稱述加以天譏司命磨蝎守宮召謗招尤動而獲咎幸中夜捫心無豪髮愧忤有所恃而不恐耳拙集爲春海學使從與草草付版深以爲愧因譌字甚多又其中有待刪改處遂無心摹印道遠亦無從寄正顧安得吾石甫一言序其首也楚寶之役獨任其勞頗瘁心力此入官後第一事然備累亦日深吾兄入楚後想亦略聞端緒是書關係全楚數千年文獻掌故邦之人無有過而問者幸藉官逮諸君子以大府之命捐俸分銷藉償刻資而工費繁鉅驟難彌補浮生好自尋苦惱此其一端也相距三百餘里無緣見面胸中若有數千萬言須向吾石甫傾吐冀

某既蟄一禮例不能越境他往學業日退易爲刻故所棄
又不敢以古人相思綸駕之誼獨責望賢者惟私計吾石
甫入楚必到長沙此閒爲往來必由之地繫維永夕庶暢
然一遂其私也執事其有意乎伏惟學道日新百凡崇護
爲千秋自重不宣

與石甫書

石甫閣下前聞從者來鼎州爲趙文恪公編纂年譜核訂
專集已一一卒業否閣下居鼎尚須幾日果來長沙否山
鼎至寧鄉四日可到行時萬冀惠然有顧且石甫至楚不
到長沙不弔屈潭不過賈宅不拓邕碑不登朱張講學之
堂亦屬闕典豈可使麓山湘水笑人他日志沈腐者獨遺
吾石甫乎鼎士之尤者吾知胡光伯焯年少美才好學深
思討筆斐然深可愛敬想已見之矣又趙氏婿許生者係
做房師遊劬先生之子先生文學吏治具有本末今其太
公午亭封翁攜一子一孫寄居武陵其孫得趙氏賢者培
植當不憂廉吏之後惟封翁篤老貧病先生身後著作散

佚某亦思輯其文行政績勒爲一書以俟來哲而人事乖
迤百端拂逆泯然不克從事慙負生死甯有極耶往客杜
林時文恪公方撫粵某未敢通一刺久之公頗知我移節
入閩時蒙枉過下顧接談之頃卽具言先生宰武陵善政
及身後事感喟不已其時某以三事請於公一入名宦二
入籍三請醮金買田爲祠墓贍其家公亟避余言今三事
已行其一獨名宦未祠田未買耳彼都多賢者桐鄉俎豆
之奉終有踵斯議以舉行者惜某堙蹇衰謝無能爲役徒
呼負負耳故聞吾石甫編輯文恪公文集師門之誼不覺
媿媿太息感愧泣下而不能已也

致胡光伯書

五月接手書知有黔中往返之行人事况廢未卽作答伏承侍奉萬福學問日新深以爲慰某近狀益無理賴精力益衰志意日隳加以楚寶之役自尋苦惱備累殆不可言而外人或以爲有所利於中此惟一二知己如吾光伯者當能諒之耳張時安刺史來權貴郡曾備述光伯品學渠深相愛慕曾一見否姚石甫大令偉才樸學今之古人聞其來常居趙氏宅爲文恪公編輯文集此天下士也不可失之交臂致渠書中亦極稱光伯之才非藉此以迴聲氣廣結納蓋事賢友仁直諒多聞聖人教人勤勤於此今友道之廢久矣不得其人甯坐孤陋之譏耳所需楚寶及拙

集容當續寄見許太公乞爲道意疚心之事殆非一端此
其尤也草草卽問文祺諸凡珍重自玉不宣

復姓石甫廉訪書

石甫兄丈閣下永州別後曾寄一函并小詩數首由譚塔
建宅齋陳旋由遞中奉到五月八日手書其時荒簡尙未
澈鈞聽也省書知己馳抵桂林戎馬倉皇中尙垂念舊好
惠賜大序敬禮小文經陳思而始定習之諸作得昌黎而
益尊吾鄉前輩孫白沙老人有云千金享做帚得失詎自
知苟無元晏老何以重當時以今方昔輒有同情歡喜感
服不可言罄正作書布謝恭聞有陳臬粵西之命此朝
野中外及空山故人所日夜引領而祝者 聖明洞鑒
公道大彰爲吾道慶爲天下慶蓋不僅區區一隅么麼小
醜得所憑藉以奏效爲快耳側身西望欣頌如何可言勞

辛階嚴仙舫二君子皆楚傑得吾石甫共事一丈魯其庶
有豸乎又聞餘山宮傳調任陝甘夫已氏且有後命

聖人在上權衡黜陟公論大申草野迂生唯有雒誦元和
聖德詩冀緩死須臾扶杖以觀德化之成已決餘年見太
平又無論矣承惠撰文敘已上板矣中以尊意增入數語
蓋顯鶴近日所最得意有功鄉里之事不僅楚寶耆舊二
善關繫最大者尤莫如王而農先生船山遺書此公立傳
儒林與顧黃並列而邦人尠知其姓名者遺書七十種已
就湮滅哀而刻之今遂家有其書此一事也歐陽文公實
產瀏陽文章事業與廬陵抗世所稱楚國文公也而全集
久佚四庫總目所稱江浙採進本二十四卷今亦無存

近湖外所行之灑陽本編刻失次譌謬滋仍且其中多淺人贗作孱亂今遍爲搜輯重加勘校又續得若干爲補遺釐定精刻世始知圭齋文集之可貴此一事也周子篤生道州爲道學祖太極圖通書與六經並垂其文集雜箸雖寥寥無幾而大賢著作隻字單文亦不可棄顧無有收拾編次之者其後裔所刻之濂溪志麻沙俗本至不可耐今細加編訂刊爲周子全書與二程遺書朱子全書並存天壤此又一事也永明稱號播越武岡一時羈縲之臣膏斧鑕而遯荒野光日月而泣風雨者未易更僕與魯王竄伏海島僅稱監國者有閒而結埼亭一集表章昭雪不遺餘力說者謂其書當與明史並行楚人固陋閭蔽無識方志

草率一切刪去一二殉難最烈之人寥寥數語列入流寓
方外各門文獻無徵實堪憫痛自寶慶府志成分遣民徭
將從臣遷客四傳又爲發明錄勝朝耆舊傳夫而後談楚
故者稍有稽考以上諸條皆有成書閣下未及寓目故敢
以尊意添入今以刻本奉呈乞續入後湘文集中照此錢
板想不以爲妄也顯鶴近狀如常玉篇廣韻已印得三百
部校刊札記亦成二卷揮汗握管不敢告勞俟凱旋過長
沙當同舊刻齋上江岷樵大令頃蒙相國 奏調墨經從
戎聞已到粵此才不易覲可一見決也手泐奉狀伏惟崇
護自玉不宣

與趙生書

振卿足下足來知前函已入清視來詩甚佳其卷卷於空山病叟者甚至且摯卽此見足下用情之厚趨向之端非可於時輩求之甚感甚感餘山宮保書已作老眼不能作楷又不可委之他人僕於此公爲舊屬不能不作楷也以此頗形委頓貧士迫於家累白不得不出而謀生亦不必定以一館介介僕所望足下者甚遠且大我輩總以耐窮爲第一立脚工夫遺山詩云敵貧如敵寇有味乎言之他日居官能守此不變當爲好官爲循吏當今人物渺然願足下恢宏其識見堅守其定力卓然爲湖湘一人物岱雲賢者吾愛之敬之與足下相處久當有以互相策勵也岱

雲太夫人之變誠出意外聞之不怡者累日茲先寄去唁
函希卽轉致大作及俟雲兩稿容緩再繳卽詢近履不一

與祁陽令王君書

初田明府閣下承示顏元祠侑食配享頃檢永州志覆閱知故祠在浯溪上宋時已有本名顏元祠不知何時倒置紹興中丞守許永有記今以別紙錄呈竊喜先得我心而閣下之從善如流卽時改正已令人佩服不已不僅擅名風雅修廢舉墜爲近時罕覩已也至配享諸賢更請得兩言焉考朝陽巖舊有元刺史祠明嘉靖間郡守唐瑤曾以黃忠節蘇文忠文定兄弟及范忠宣鄒忠公諸人合祀易名曰寓賢有記亦別紙錄呈崇禎時萬吉人司理復進祀揚誠齋父子於席今朝陽巖舊祠不知存亡閣下如有意及此則請別爲東西兩龕分祀黃蘇諸公及次山先生外

弟袁滋德深德深善篆隸次山磨牘銘卽其所篆也宜居
兩旁以其官勲較崇唐書有專傳又與次山爲兄弟行故
進之配享與蘇黃同列而居首非僭也至祠必有侑則請
以當時爲次山先生篆書浯溪諸銘之江華令瞿令問與
季康二人又唐節張季秀皆次山密友也并次山之子友
讓侑食兩旁瞿季居東西向唐張及友讓居西東向如此
則光復舊物式煥新典浯溪又添一掌故矣今擬從祀諸
人官階名次錄上如以爲可顯鶴暇時尙思作一文以紀
之亦湖湘閩一韻事也唯執事利圖之幸甚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一

新化 鄧

謝貞肅公祠碑

貞肅以成化五年來守吾郡去久民益思之嘉靖中
立專祠於東山書院之右祠久毀道光乙巳夏重修

有明一代實慶賢守曰貞肅公謝氏名省官滿乞歸位秩
未崇壹名節惠錫此美謚望實並隆傳聞古老公歸無資
坐一官綱蹄卽斥賣得價納庫手自識封卽此一節見公
全體本末始終世衰俗弊道失民散上下相蒙貪人敗類
瘠民肥己罔卹疲癯如公清節今無古少足挽頽風書院
之右嚮有專祠奉祀致恭歲久陸弛僅餘穹碑立荒圃中
我來主講擎筆嗟玩藉訪遺蹤碑字剝落篆額猶炳掩映

萬蓬念當修復手無斧柯柰此疇叢有長老周將節母命
斬葳芟茸其弟炳文庇材飭匠是斲是斲不謀官帑不資
衆力成此鉅工迺安公位兼及侑食左右陪從善恥獨爲
德不孤立懿好攸同時則志局釐定祀典前後五忠復有
陳子獻錢十萬助粢牲供厥名之弼樂善足式戶冊高閔
春秋之義作事書始勒於鼎鏞矧此大舉過可無述紀事
書庸公籍黃巖家有名子交西涯翁師友淵源文章風綫
爲時所宗固宜出守不負所學成此治功我作此碑大書
深刻東山之東敬告守土靖共爾位視此新宮時惟七月
龍集辛亥改元咸豐記其事者鄧名顯鶴南村老農有子
侍側命之作篆其名曰琮刻之者誰彌甥唐鈞字曰季簡

浯溪顏元祠碑

事有近時視爲非急務而修舉釐正守土不容緩者名義世教所關卽人心風俗所由以鼓動轉移之具非苟焉已也浯溪爲湖外勝境有唐中興碑在焉其上有祠祀顏魯公元次山先生不知物自何時稽之志乘宋紹興中郡守張永有記永以紹興二十一年守郡過祁陽謁二公祠屬縣宰劉獬易而新之未幾獬罷去以後宰李和剛終其事旣成以書抵永曰願有述也言修祠事甚悉今去紹興辛未六百九十有八年矣是祠之興廢遷復不一地矣而史無明文不得言獨記余於嘉慶末年過浯時猶及見故祠面江而立中肖二公象北向坐廟貌黯然祗徊流連形諸

歌咏有黠黠荒祠幾黠煙句詩今刻涪溪石壁上可覆按也道光丁未三來溪上尋故祠不可得見迤東背江南向一祠若新建然牆壁裂弛不敢近移時祁令王君至肅客入則前舍所建二公祠也按其碑記年月甚近而頽委若此可歎也既入廟誥視易象以主大書二公官爵而元居顏前余語王君曰祠當主道州而容魯公今主居客前可乎王君然余言卽時更正且云祠初建卽圯如是不可不亟爲改造聞之祠必有侑今二公歸然上坐無以侑之懼其孤也先生習於禮而諳掌故獨無以進之乎余曰諾歸檢永志覆閱知故祠自唐以來卽有本名顏元祠不知何時倒置又考永西朝陽巖舊有元刺史祠明嘉靖閒郡守

唐瑤以黃文節公庭堅蘇文忠公軾文定公轍范忠宣公
純仁鄒忠公浩范學士祖禹張忠獻公浚胡忠簡公銓蔡
西山元定諸公配享易名曰寓賢崇禎時司理萬元吉復
進祀楊誠齋萬里父子於席於是覆書王君議於正祀外
別爲東西兩龕分祀黃蘇諸公而增祀次山先生外弟袁
滋德深於上德深善篆隸唐廡銘卽其所篆也以其官勲
較崇唐書有專傳又與次山爲兄弟行故進之配享與蘇
黃同列而居首非僭也若祠必有侑凡在交遊門牆子弟
之列皆得與江華令瞿令問與季康親爲次山篆書銘記
之人一時所與往還則有唐節張季秀揆之於法皆宜侑
而以次山先生子友讓及誠齋子某同退處東西序如是

則光復舊物俎豆允協王君又深以余言爲然明年夏祠成製主分配合祀如禮以書來徵余文記其事嗚乎名義風教所關不能一日昧於世也古昔聖王儒碩賢者相與講明切究扶持羽翼矜尙而風示之者非一事也當有唐天寶之亂也河北郡縣皆陷魯公以隻手獨抗賊鋒老盡節賊庭萬死不爲不義屈次山始以討賊功遷官迄刺道州當賊徒潰敗之後綱徭薄賦出民水火如濡首焦髮之不及待痼瘵倒懸之切於身作歌告哀千載下讀其詞使人咨嗟流涕而不能已至今呼之曰元道州與顏魯公並稱中興之石砰諱震耀於天壤婦人女子亦知爲二公遺蹟寶而重之不敢褻廟貌所在雖歷萬劫而不毀也嗚乎

此豈非名義世教所關人心風俗所恃以長存而不做者
與配享諸公考東坡穎濱兩先生足未至永坡翁雖有移
永之命未果來也而文章風義實有與永之山水相發者
邦人樂祀之不敢有所進退也王君名葆生字初田鳳陽
人修復二公祠商所以配饗侑食兢兢焉修舉釐正惟恐
失墜庶幾能知緩急本末者既記其事碑於祠以告天下
後世復爲迎神送神之曲冀聞者知所感發興起又以望
來者之謹守勿替云其詞曰

神之來兮湘溥騎箕尾兮鸞驂朝發河北兮夕江南左憑
玉座兮右琅函聊容與兮一龕神之來兮江陰揚桂楫
兮覽颿朝發崑墟兮夕浯巖左挹顏臂兮右元襟聊於饗

兮同歆 神之去兮湘天攬余轡兮遲延悵天路之阻儻
兮虎豹當關神兮歸來福吾民兮毋使民寃 神之去兮
湘壘弭余節兮迴旋悵川路之渺漫兮蛟鱷垂涎神兮歸
來奠吾民兮永以民安

新建杉木鋪參政祠碑

宋陳參政公當南渡初避地襄漢湖嶠閒行萬里路詩益
奇壯造次不忘憂愛論者比之少陵所至爲湖山增重顧
少陵爲寓公於楚足跡未至吾邵而簡齋先生寓邵久見
於集中可考者貞牟遠軒羅江之類不一而足其初至邵
將至杉木鋪望野人居詩春風漠漠野人居若使能詩我
不如數株蒼檜當官道一樹桃花映草廬曉發杉木詩古
澤春光淡高林露氣清紛紛世上事寂寂水邊行客子凋
雙鬢田家自一生有詩還忘記無酒卻思傾深情遠韻感
愴無端七百年後如聞其語如見其人道光乙巳余重來
主東山承修郡志求杉木鋪所在蓋無有能言其處者矣

已同邵陽學博彭君彥深履得其地在今黑田驛官道旁
雙株屹立鐵幹銅柯挺然道左古光油然千餘年物也土
人亭其下呼爲乾杉樹黔陽學博黃君虎癡稱其大十餘
圍高十餘丈霜皮盡褪鐵骨高撐可入畫境爲採入湖南
方物志踰年余以事道黑田復憩其下擎掌嗟玩不能去
因思此種神物潤跡風塵古道中爲斃牧所狎而高官貴
人冠蓋如織亦孰視無覩并簡齋之詩不知作何語良可
慨也乃爲歌詩以張之一時湖外名流海內詞宿和章磨
至既刻爲古杉詩社分貺同志矣先是余語彥深以雙杉
之古見簡齋集宜爲世珍重顧閱七百年之久方志別集
無一語道及若再閱歲時不爲培護將遂湮沒於蠻煙瘴

雨申矣不重可慨哉謂宜園以石欄構亭其上榜曰古杉
木鋪而別作一祠爲備齋草堂大書兩詩刻於貞珉以昭
示來世彥深以爲然而志事初起艱於籌畫無力他及書
生望古言之而已適孝義張公來守賓慶聞之欣然曰興
廢舉墜守土責也余不可不爲兩君成此美舉戊申春公
以事往返長沙親履其地周遭審視仰見雙杉岌岌於茅
茨荆第中若神龍之困於魚服然曰是誠在我遂諏吉興
工以事始於余兩人鄭重相屬縣人楊正東者有田在其
地其人諳習工程勤樸可倚乃白於公委以監造之責其
年十月三日偕往相視宿古杉樹下經營圖度以官地狹
又買他姓地拓其基凡得地周三十五丈六尺爰召工匠

輦石運甃雅冗除穢爲臺一崇八尺有八寸長伍其數而少強廣視長有半皆以石上爲石枕石櫛修潔瑣璣長廣如其數中爲重臺崇五尺長廣整方方各八尺八寸恐其久而差也四隅鈎連處鑿爲要形溶鐵汁銜之所以固杉身也有爲草堂以祠參政高二十一尺深如其高強三尺廣視深強十有二尺名簡齋草堂所以嗣響少陵也亭其左爲八觚二層以便登眺取簡齋一樹桃花映草廬句曰桃映亭崇二十有八尺高踞臺顛平視木杪至此四山之畏佳起伏行人之往來出沒皆可俯而窺仰而跋也迤右爲碑亭立石以紀建置本末右爲橫舍五間高丈八尺廣五丈六尺參分其廣以其一爲之深右之下爲屋一以棧

守者置恆產以飼之其隙有小杉亦圍以小臺所以別凡木也臺之左右爲牌樓二高十有六尺左書古杉木鋪右書陳參政祠祠外爲惜字鑪一大凡用石三千六百八十杠木四百八十九株石灰萬九千二百八十五劬磚三萬八千二百八十有奇瓦十萬四千有奇都計糜金錢八十一萬四千七百六十一不費官中一絲不假民間一粒成此鉅工蔚爲偉觀實乎美哉夫遊觀臺榭賢者不廢晚近好言福利凡有關風水禱祠之事皆樂爲之若茲地距郡治七十里而遙非有遊觀之便登陟之樂也荒驛曠野非有風水之益也寓公詞客非能爲禱祠之靈也而公清苦淡泊度支繁鉅又非有餘於財也乃孜孜汲汲不惜勞與

費爲之此豈無說以處此末俗彫敝久矣鄉曲愚氓恠於禍福不惜竭物力以崇奉土木一二庠序士亦靡然從之好巫信鬼楚俗類然邵人尤甚至語以古蹟歸存之可寶名賢流寓之可貴則漠然如不聞因錮蔽而固陋因固陋而奔鄙榛樾狂惑陷溺所關於人心風俗靡淺參政公在宋爲名臣爲碩儒爲詞伯當南渡初避地來邵畱題最富其詩奇壯悲憤與其憂時感世之隱磅礴噴溢而出在宋詩中卓然爲一大家以之接武少陵洵無愧色而邦人無能稱道方志且誤入名宦俗子又競爲鄙俚詩詞以附會假託吁國猶有人不如是之陋也此祠成與兩杉赫然道左俾東西行過是路者皆得仰觀翹望於以聳國人之耳

日擴鄉曲之知識激發後生小子之心志將於此舉倡之
若徒與少陵草堂並峙爲一方之掌故尤淺之乎視此舉
矣既述其事文於碑復系以詩太守名鎮南字儷卿山西
孝義人詩曰

有宋詩老陳簡齋翁大名抗杜忠愛亦同南渡之初避地
湖徼間關跋涉遂歷吾邵茲地一宿今成千古雙楹矗矗
歷劫不腐左杉木鋪右參政祠中爲草堂翁神實棲作堂
祠翁贊石護杉敬恭仰止邦人式瞻豈徒邦人百代過客
光景如新吟魂不隔闔人成世論世知人在唐韓杜在宋
蘇陳詩有正聲時逢變雅擾擾塵寰棲棲曠野高林古澤
如聞其聲孤標千尺渺若平生吾祖兩言爲翁寫照喬木

新祠荒村炳耀刻此豐碑屹立中
馗用告來哲詩以聲之

新建江神廟碑

漢書地理志資水過郡二行千七百里入洞庭蓋言水源之遠且大也溯自郡境茱萸灘奔騰曲赴至縣門遠而西復東北出縣境過安化益陽以達洞庭其間經歷最險處灘高道阻兩峽刺天中惟一綫通舟亂石橫亘撞擊砰磕如怒霆狂吼舟觸輒沈榜人賈客掉膽驚心銜尾閉口下昔人所云三百里灘卽水經之茱萸峽也縣在萬山中濱資而城土瘠民貧物產所宜劣供日用凡百所需半資他境而殷商巨賈率望而卻步一二土戶挾區區竹木油鐵煤米以轉運四方財物冀獲微息者動色咨嗟相戒惴惴焉惟江神是賴縣故有水府廟二一在下渡江一在大

街後湫隘庳陋不足以棲神迓福近居民等以資岸逸東
步頭被鬻多圯建石隄以捍奔湍隄成廟其上爲正殿一
拜臺一神臺一廂房四周以圍牆高大宏整地既爽塏工
復堅緻規模雄壯氣象喬皇洵足以妥神靈而福吾民矣
經始於道光甲辰冬越丁未夏告竣計用磚二十六萬瓦
三十六萬木二千餘株石三千餘方都費白金六千兩有
奇歲以春秋佳日矇金歌舞奉祀從此嘉福神惠舟楫往
來布帆無恙履險如夷馴致物阜民豐其邀福於江神者
甯有既哉是役也董其事者監生某某從九職銜某某皆
自備薪水旋相督工始終勤謹監修者某某述其事來徵
文者郡學生員劉洪澤也既記其事復爲詩以正資水之

名使來者有所考焉詩曰

洞庭五渚鉅浸有四沅澧瀟湘資當其次訓曰深清亦名
曰濟三百里灘滔滔東逝臨資清口稱名略備易瀟爲瀟
呼濟爲霽名易地殊古義今味要誰尸之如水行地梅山
之阿資水之瀆實有專祠歲久寢敝懿與邦人作廟奔奔
歌舞迎神貯蠻肇祀福我四民利及百世詩以聲之敬告
來裔

廣濟真人祠碑代

武岡州治之東有問雨軒建自嘉慶間州牧咸寧許刺史
紹宗刺史白爲記以謂軒面雲山山能興雲雲可致雨故
以問雨名所以課晴雨重農方甚盛舉也顧其所謂問者
將問之天乎天不言也問之山乎山無語也問之民乎民
不知而徒工怨咨也將於何問之夫亦曰有司之者而已
司之者誰昔先王之治天下也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又
曰先王以神道設教夫所謂致力設教者豈求之不可知
之域索之無何有之鄉也哉誠以井田學校聖王治天下
之大經禮樂刑政聖王治天下之大法而雨暘休咎陰陽
差迭水旱災眚與一切祲祥徵應之故必有尸其職操其

柄者矣。聖王爲之齋戒，其神明精一，其心志以交於冥漠之中。夫是以天人訢合，神人胥悅，百穀順成，羣黎蒙福，蓋其心無愧於屋漏，而後鬼神得免於怨恫，鬼神無怨恫而後閭閻無愁苦嗟嘆之聲。人民鮮夭札瘥厲之患，聖王調變之精，吾儒修省之密，胥是道也。秦漢以後，五時禱而神仙之說熿，金人夢而佛氏之教興，自是以降，仙真帝釋普濟靈佑之號遍天下，或且疑之。其在寶慶，奉英佑侯爲水神，孚祐侯爲渠渡神，以及文斤真人之於文竹，李震真人之於高霞，申天師之於余湖，孫真人之於龍山，莫不功施億兆，靈著洞淵。雖時有升降，運有隆替，而其保制屯戍，攘除凶妖，感應之捷，靈爽之昭，實有彰彰在人耳目者。誕

妄之說所可同日語故嘗以爲佛以救世爲心仙以度人爲術聖賢非必有求於仙佛而仙佛實能濟聖賢之窮今天下之待救望度者多矣世道凌夷人心陷溺聖化所不能移王造所不能格舍仙佛其誰援手哉此廣濟真人之所以著靈於湖湘間繼晉唐諸真人而起也今夏旱魃爲虐湖以南多歉於收武岡獨書大有年愷澤甘霖頻祈疊應非藉真人靈貺何以臻茲爰思敬建祠宇仰荅慈惠適問雨軒乾圯因卽其基址改構崇閣奉真人居焉題曰駐雲以閣面雲山踞一州之盛也山故爲道書所稱第六十九福地有秦盧侯二仙之跡焉傑哉斯閣與七十一峯對峙縹渺於重阻齊秀芳風藻川閒吾知仙仗佛幢必有樂

駐於斯者其造福吾官民豈有既哉則謂先王成民而致力於神與以神道設教之旨胥於是乎在焉亦無不可也
真人名毓萬長沙李氏道號子靜居縣之花果園生元至正閒以醫術濟人不索謝貧者與以藥資喜誦黃庭經嘗學道於周野仙得太乙刀圭之旨年三十六羽化於水渡河龍潭山盛暑恆幹不腐異香聞遠近土人卽其地爲龕以奉有疾病求之卽愈明代之末藩封福國佑民金紫光祿大夫非真人意也道光六年歲旱當道徧禱不應已迎真人法相入城甘雨隨車崇朝立沛湖南巡撫上其事
詔封廣濟真人今立廟長沙城內稱廣濟真人祠星冠雲服脩然上坐從真人素志也

金峯嶺紀功碑

國家承平日久地大物博芽孽易滋楚於天下幅幘尤廣西南際黔粵諸郡峒窟歧錯苗獠雜處民氣最囂非得知勇深沈威信素著者坐鎮而久任之不易哉於是朝廷以今太子太傅兵部尙書長白裕泰公名德宿望爲楚民憚服由初涖湖南至總督湖廣蓋二十五年於茲矣其時湖內外數數有兵事無不應機立辦而蕞爾一邑十五年閒四動大兵屢起屢撲厯而底定則莫如寶慶新寧之甚尤莫如新寧金峯嶺之著金峯嶺卽金城山道書所稱五十九福地也近爲賊巢穴公旣誘之歸聚而畢殲復生致其酋於闕下而正值今天子登阼親政郊

天謚

廟禮成之際薄海內外震動恪恭奔走

恐後受成視學以訊誠告

天子益用嘉賴酬庸紀績

是不可無述已當雷再浩之起事也當事議修新寧城事
平城竣而李沅發之變繼起沅發水頭村細民也素蓄異
謀乘道光二十九年夏歲饑人心易動輒以劫富濟貧爲
名嘯聚村落間謀既定遂率其黨謝友興羅登爵陳爾坤
等數百人昏夜入城爲亂既劫獄戍署知縣萬鼎恩城隨
陷時十月丁丑也賊據城益號召遠近迫脅二十八村八
峒鄉民從逆僞令蓄髮易服人給紅巾爲號有衆二千餘
人潛遣其魁分赴楚粵黔三省勾結醜類僞設五營頭目
分造五色旗幟勢張甚公聞變 奏請親行既抵長沙會

北撫以憂赴時荆湖大祲驟易主帥慮有他變乃奏請
回鎮辦振而以兵事專屬南撫南撫既受事駐節寶慶分
任提鎮道員督募壯勇旬日獲萬餘人合各營兵攻城城
小而固相持四十五日始破賊乘閒潰圍宵遁而南撫遽
以復城報賊四竄焚劫戕守隘官如故事聞

先帝

震怒命公以重兵繼往兼問諸臣失事狀公聞

命

卽行明年正月乙卯抵寶慶以武岡爲行營易將增兵練
勇籌餉分布未竟賊已竄入粵之古宜旋有傳素之失傳
素龍勝副將瑪忠阿戰歿地也傳素失利賊氛益熾是時
朝廷方有

大喪公在行間疊聞

兩宮

哀詔驚怛不勝灑涕視事而賊中警報日至公度賊蹤遠

颺不西走黎鎮必東窺辰沅密遣健足兩晝夜抵黎平陰
結黎人爲助且飭古州嚴備飛檄靖州裘牧琨鳴巖守洪
江遏賊北渡而以常德協孫副將應照護提督永州協谷
副將韞燦署總兵以靖州空虛慮賊竄越命護鹽道永順
領各將兵分勦復以靖州空虛慮賊竄越命護鹽道永順
府夏守廷樾永桂陳通守炳馳會裘牧暨通道縣余令鳳
鳴協力防堵賊由牙屯堡至茅坪距州城十五里爲靖人
擊退復竄三眼橋防兵寡猝與之戰死綏者六人我兵奮
勇鼓而前殺數十人生擒七人賊知靖有備始不復窺洪
江矣賊旣不得渡折而西南躡黔之四鄉所平茶所黑洞
特峒寨脅日衆劫取財帛日益多規合九華山股圖進取

九華山黔西一淵蔽也適古州防兵先至賊驚爲神復走南江水口粵西界也粵中有備不得遲退走地平時續調兵未集公所遣遊擊李英兵甫至乘勢追勦殺數百人奪獲器械無算時二月壬午也捷聞 天子嘉獎有旨飭

令三省官兵會勦且命廣督撥餉二十萬飛致行營聽公調度公感激 上知督戰益力賊往來黔楚粵郊東西

衝突出沒無常兵勇蹙之動輿相左 聖心焦慮盼捷

音甚急公憤甚將移營東安逼賊壘賊跳而走沙宜以三月壬寅渡永福之理定河粵兵不及防公飛調副將博春鎮軍遊擊傅振邦綏靖遊擊韓世禧及李英將兵三千人窮追而以夏護道督兵永綏翟同知誥主餉候補縣劉廷

玉偵探賊蹤懸軍深入戒之曰不得賊勿歸也賊渡河後
竄臨桂歷懷遠踰融縣越永寧走陽朔維容修仁荔浦所
至輒敗我軍益奮而沉發恃其黨翻山走險之能無復畏
忌有趨西延規五排之意公詫曰五排爲獠窟賊得之以
窺東粵殆矣不如虛一面以誘之歸吾計決矣乃盡撤西
路防兵以示無備而陰令署新寧縣戚令天保前署縣吳
令逢泰城步委員前桂陽州俞牧昌會候補縣徐令國斌
城步縣蔣令成密爲之防且以其策

入告

聖心

頡之公益喜

廟謨之合乃令諸將博春應照韞燦預

爲靈伏先是

上以賊久未平令四川提督向榮調湖

南助公向公宿將也至是抵武岡公密授機宜星夜赴粵

賊畏向公謀東下甚急由梅溪口水陸並下公已先遣
北候補府劉守若珪前漢陽經歷孫守信會同新寧知縣
教官各募壯勇練習儲侍以待四月戊寅賊回新寧盡焚
水頭村聲言渡江攻城我伏兵四起斃賊甚眾賊窮蹙擁
沅發登金峯嶺高而險上有大叢林饒蓄積賊據以爲
負隅計無敢仰攻庚辰向公至親督兵嶺腹會天大霧連
日不克甲申公虔禱漢前將軍關侯廟越日天霽黎明公
下令滅賊朝食向公身先士卒踰登山親冒矢石斬軍
士反顧者以徇眾奮躍陳爾坤者賊中驍將也抵死抗拒
我軍連發四巨礮斃之賊遂潰大軍乘之縱火焚廟生擒
劇賊五十八人餘眾盡數殲斃無得脫羅登爵擁沅發由

嶺後遁鄰勇截獲縛獻軍前其日爲乙酉也而賊中所稱
巨燬善戰無敵之謝友興亦就縛於東安知縣邵綬名賊
遂平公下榜安民檻送李沅發

京師伏誅有

旨

命臣秦畱辦善後事宜公 奏定章程以其事責成臣廷
樾署寶慶府知府臣魁聯督率官耆等按村按戶嚴密句
稽議設新平營守備弁兵以資鎮壓原設千總兵卒移駐
楚粵黔界地爲分防營汛以備守禦事皆施行如章邊境
肅清士民悅服是役也護巡撫布政使司臣萬貢珍經理
兵餉署布政使按察使司臣春熙署按察使辰沅靖永道
臣呂恩湛衡永郴桂道臣張其仁總理局務司行營軍餉
者長沙府同知臣陸威升道州知州臣俞舜欽暨臣廷樾

臣若珪臣誥臣聯最先赴軍前募義勇防禦團練與守士
投効文武官紳通若干人以勞卒於軍者爲沔陽州知州
吳璪遇賊不屈死者爲新寧舉人陳佳保督領鄉勇遇賊
被害者爲新寧生員訓導銜鄧樹堃靖州生員沈開甲守
隘被戕者有經歷劉炳南守備熊釗對仗戰死者有守備
哈心靖千總世職黃廷英千總胡國祥諸人事聞 天

子以臣泰功最晉太子太傅臣榮交部從優議敘臣貢珍
臣熙臣恩湛臣其仁交部議敘以道員升用仍從優議敘
者臣廷懋以知府升用者臣咸升臣誥以同知直隸州升
用者臣國斌臣廷玉加知州銜者臣天保從優議敘者臣
琨鳴臣鳳鳴臣成等五人賞戴花翎者臣若珪臣炳臣聯

臣舜欽臣綬名五人將弁臣韞燦臣博春臣振邦臣世禧
等六人賞換花翎賞給巴圖魯名號者各三人賞戴藍翎
及以州縣佐貳參遊都守升用者又若干人凡從戎投効
諸人皆晉秩授職死事諸人皆照律蔭卹有差凱旋在事
諸公率邊郡士民以我公英謀偉伐莫此巖疆不可無述
屬新化鄧顯鶴爲文以紀顯鶴州民也無能爲役而新寧
縣城令使人礮石於金峯嶺之顛邵陽縣劉令馨朝亦將
州將命議立石東山精舍之右曰願有述也俾天保等亦
得挂名不朽遂勉爲文刻石宣布

聖化昭示來茲俾

我公功德與茲山並峙永永無極其詞曰

天佑

聖清際海環瀛偕我太平蠶茲南服峒窟林麓

實生異族前藍後雷爲蛇爲虺旋熾旋灰雷逆方懲李逆
復興無歲不徵徵兵四出山鳴谷溢坐使賊逸城小而固
卒驕而怖 帝聞震怒曰惟爾秦論功稱最以爾平

蔡公拜稽首奔走恐後靖此羣醜誼言南行禡於所征遂
抵行營易將添防措置未遑 天地悽惶 攀髯

莫及公愷以泣三軍悚立 嗣皇親政河嶽稟命罔有

不令憫爾一隅吁吁喏喏晝嘯宵呼始竄城靖終踰粵嶺
莫知所騁公曰噫嘻窮寇勿追吾計誘之鼠兩斃三狐北
烏南舊穴賊貪乃開一面驅豚歸圈若操左券金峯之巔
高可饒天聚而殲旃凡此謀猷神乎龜繇速於置郵公曰
主臣 天子聖神諸將矧矧將猛賊蹟遂安我邊

天子軼軼邊圉既奠爾宅爾佃市井不變 帝曰元戎

余嘉乃功錫爵酬庸公拜稽首 天子萬壽敢不拜受

惟 帝之哲惟公之烈日月並揭作此詩篇刻之山顛

於萬斯年

南村草堂文鈔卷第十一

新化 鄧顯鶴 湘臯

誥授資政大夫工部左侍郎崇祀鄉賢韓公神道碑銘
道光十一年六月癸卯資政大夫工部左侍郎韓公以疾
終於家其年十月丁未公子湛等奉公置葬於長壽韓家
嶺千子墳而神道之左禮宜銘公子淳使人礮石於巴以
書暨公手輯年譜來屬其門下士新化鄧顯鶴文於碑先
是顯鶴入都爲選人謁公於宣武門邸第臨別公出年譜
命序且曰吾老矣身後不知誰屬將待子文以瞑目顯鶴
數容避席對曰 朝廷方以柱石待公願吾師長爲國家
元老顯鶴執筆紀功德祝眉壽仰視公色黯然惘惘而別

無何公以疾歸歸後踰年遂捐館舍顯鶴於弟子籍中受
知最深公之喪在數千里外無由視含殮葬又不克襄凡
役事淳書五六至敦促不厭其敢以不文辭謹按譜次其
畧於左公諱鼎晉字樹屏四川長壽縣人曾祖某縣學生
地贈資政大夫祖某縣學生 誥贈資政大夫父

乾隆十五年舉人甘肅碾伯縣知縣 累贈資政大夫曾
祖妣姚氏謝氏祖妣聶氏妣曾氏皆贈夫人碾伯生三子
公次二韓氏始居湖廣麻城縣明季徙蜀自碾伯公以上
世以名德重於鄉里碾伯居官有政蹟未竟其用公天性
夙成四歲隨父任八歲回蜀以碾伯能官刻苦自勵年十
一屹然若成人十六碾伯歸自肅州公學已成二十四補

贈學生二十五補優廩膳生試皆第一三十充乾隆己酉拔貢生是科舉於鄉迨成乙卯進士改庶吉士年三十六矣嘉慶改元散館授職檢討旋乞假歸省是時白蓮教匪起楚之當陽瞞樊襄窺荆峽沿途多警公晝夜馳歸抵家而達州已告變公奉碾伯公遷涪遷渝靡有暇晷二年丁碾伯憂遭命長壽爲賊衝不可居乃全家移寓重慶而舊宅遂燬於賊四年服闋奉張太夫人入都供職充功臣館提調 國史館纂修官六年充辛酉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八年以御史 記名九年充甲子科湖南鄉試副考官是年補河南道監察御史十年冬以母老乞養歸蜀十二年春丁太夫人憂服闋踰年赴都補官十六年補江西道御

史掌河南道御史巡視南城巡視東漕十七年署禮科掌印給事中十八年京察一等轉工科給事中升光祿寺少卿督陝甘學政是年冬擢鴻臚寺卿十九年遷通政司副使再遷大理少卿二十年遷太常寺卿二十三年轉大理寺卿二十四年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祭告豫楚嶽瀆陵廟差旋督福建學政二十五年在福建學政任聞

仁宗睿皇帝升遐自以邊隅寒峻受 特達知一旦攀

梓莫及悲慟欲絕道光二年回京供職五年署刑部右侍郎兼署禮部右侍郎六年六月授倉場侍郎九月因病解任七年四月病愈仍署禮部右侍郎是年十月授工部左侍郎兼署禮部右侍郎公體素健中年後以勞失血在倉

楊任內病霍亂後時患頭目昏眩猶力疾治事

上賞

假者再嗣請解任調理養疴都門至八閱月之久病起授
冬官兼權儀部公趨積勞益以痰喘往往而劇屢值召對
面陳衰病情形願乞骸骨

上領之八年正月

詔以

原品休致歸後二年卒公狀貌英偉言論慷慨少有經世
之志通籍後值教匪擾蜀親見軍中勦辦事宜於地方利
弊民生休戚蒿目怵心時思建白嘗言教匪之起由莠民
日多邪說易入其始一二姦回假大乘天主名目相蠱惑
而無業流民椎理博徒展轉糾結馴至大逆而不可解故
欲息邪說先除莠民除莠民自博徒始初至諫垣卽上言
天主教流傳之害請禁本師燬經卷以絕根株再至卽力

言四川應除積弊六條首曰除嚙匪以防積漸其年復言
關東三省及各直省賭博之弊由於遊蕩閒民聚眾招引
官吏書役得受陋規官爲之倡民受其誘俾有業之良民
忽成無賴之匪類其機甚微其受害甚大又言京師首善
之地各王公大臣豈肯使左右瞽御蹈此惡習臣近聞京
城驕子房賭風漸熾內城旗人多受其累以有限之錢糧
供無窮之揮霍當生齒日繁之時其流弊有不可言者次
日復言臣昨日請禁賭博一摺欽奉 諭旨令臣據實指
明臣實不敢稍存迴護且臣業將王公大臣陳奏於前更
復何所避忌 先帝嘉公言確即日獲博徒三起一
時親貴近臣莫不悚息而 睿廟之知公亦自此始

矣當入奏時或疑博徒事小王公位尊不宜牽連陳奏不
二年而林清之黨嘯聚畿輔震驚 官闕大抵多流蕩天
業之民附之然後知公之所見者大而所慮者遠也公歷
官一十四任未履外臺而於農田水利漕務振荒詰戎諸
大政講求不遺餘力在巡漕時履勘十七州縣泉源以爲
舊泉實力疏浚足利運行不必添設新泉徒爲民累又奏
復東省運河挑工舊制東人稱便在倉場時值初試行海
運籌議迎卸兩運數百萬天庾視常年倍捷在陝甘時言
榆綏各屬倉貯空虛宜設法籌補榆綏資蒙古糧接濟今
腹襄口外俱荒宜分別安置撫恤當是時方勦辦南山賊
匪而林逆餘孽尙有積誅未盡獲者公首言南山逼近老

林與蜀道通賊匪所枉掠食宜行堅壁清野之法山內流
民雜處最爲姦藪宜嚴行保甲使逆黨無所匿而賊匪亦
易蹤又請嚴禁弁兵擄掠難民子女慎選南山附近地方
及豫東三省經兵州縣牧令又以其時言川北荒歉與南
山毗連鹽梟嘯匪多出其中請先事預防設法調濟在福
建時言閩省積弊甚深由吏治久弛請不限資格用廉明
幹吏調補汀漳泉望緊要缺久任以專責成漳泉營伍向
有通盜參賊惡習請責成提鎮大員立予重典毋稍袒護
最後乃條陳學政事宜四公方職文字所言皆軍國大計
封疆要務公不以出位爲嫌 上亦不以侵官爲慮奏
夕入且卽下所司議行蓋公忠誠上結

兩朝

聖明之知見諸施行彰彰若是其他心有所欲言與言而未盡者雖其家不與聞無由知若其著於譜者又不能悉載也公學無不窺以窮經致用爲本文不取艱澀以達爲主所上封事洞胸而出惻惻款款曲盡情事論者謂其近古名臣奏議嘗奉

命恭擬陝甘平原地方教民論二

篇

詹廟稱其通暢奉旨刊行西人至今能誦之著

有樹屏文集年譜族譜若干卷性至孝先後陳請歸養終身孺慕督學陝甘時遇殲伯奮治訪求先公手治故牘遺蹟見舊時老吏愀然涕下歸田後以私宅作家廟以祖遺產爲祭田兼贍養疏族之貧而無告者與人交胸無城府義之所在斷斷不少屈人有片長稱道不釋口屢掌文柄

凡爲考官學政外知會試貢舉一監順天鄉試繙譯會試
各一武會試總裁一會試覆試 朝考翰林散館閱卷大
臣七稽查左右翼學二大挑直省舉人一拔識多名士
督學時尤兢兢以正人心端士習爲亟世競稱其在闈時
誓闕廟文此特公借以警愚頑之苦心無足爲公異獨念
公抱經世才未得大展其用或以公孤立寡援爲惜嗚呼
此尤見公遭際 聖明恩禮始終之大節爲暢然無憾

者矣公春秋七十有二配李夫人淑慎慈惠先公八年卒
子四人浩早卒湛優貢生候選知縣溥三品蔭生通政使
司經歷改補貴州印江縣知縣李夫人出潤側室李孺人
出女四人李夫人出者一乙酉拔貢蕪湖知縣陳葆森其

增也餘例室出孫十人慶榮郡學廩生慶楷縣學附生曾孫十五人蓋公之後方昌矣公歿後鄉人以公行誼上於朝奉 旨入鄉賢祠銘曰

奕奕韓公西土之光南國之紀爰自臺館游歷卿貳迄歸
山里其氣嶽嶽其論侃侃無少挫靡公言言官以言爲職
當持大體公爲大臣以言造福施及四海凡公所言協乎
筮龜人厭 天喜百鍊之精兼金之純以礪以砥謂宜
秉軸持天下衡萬物受理孰云去國會不崇朝嶽頽星隕
哲人之痛朝野同聲豈獨小子述德表哀伐石刻辭敢告
來禩

誥授奉政大夫湖南武岡州知州鳳皇廳直隸同知前翰
林院庶吉士咸寧許先生神道碑銘

先生姓許氏諱紹宗字迪光一字蓮舫先世浙江山陰人
祖廷相贈文林郎湖南武陵縣知縣妣葉氏贈孺人父燦
國子監生累封朝議大夫湖南武岡州知州加一級妣孫
氏累贈恭人朝議公好遊客關中久樂其風土家焉遂占
籍爲咸寧人先生生於陝西漢南旅寓性穎異五歲喪母
哀痛如成人稍長讀書有夙悟十七歲通經史及古雜家
言爲文精湛無浮響十九歲隸咸寧縣學籍爲縣學生嘉
慶三年中陝西鄉試舉人六年成進士改庶吉士踰年散
館授湖南永定縣知縣兼攝慈利縣事署巴陵縣調補武

陵縣知縣稍遷武岡州知州鳳皇廳直隸同知先生偉軀
幹豐頤廣頰腰大十圍目光炯炯出隄外神清識朗聲如
洪鐘望而知爲巨人其宰永定也年甫二十有五廉明剛
斷摘伏如神王嗣南者永定十四都傳教之頭目也其師
爲慈利楊金龍蓋羅其清餘黨金龍傳慈利毛登榜登榜
傳嗣南嗣南傳向大順王嗣年等七人展轉傳八十餘人
先生偵知密不發一日託勘事出先期集役晝卯而陰擇
健者五十人平明令曰皆集十四都違者斃杖下夜二鼓
抵其地繫嗣南盡得其經卷悖逆書狀嗣南知事洩備陳
七人姓名居址窮一夜捕獲皆無所得脫論如法而贖八
十餘人使自新凡八日而獄具辰州民向登前驚悍多驚

力其弟曰拌二拌三拌四曰與其黨數十人盤踞慈利爲
民害官不敢過問有役或他有句攝輒爲所劫趙氏發新
寡拌四利其貲與其兄一夕劫之去獲伺閒脫鳴官不能
理先生至登前使拌二來陳訴蓋嘗試也先生佯語之曰
事虛實未可知而汝兄弟畏匿則情可疑果虛者俱來吾
直汝未幾拌三來好語始初登前刺知官無他乃與拌四
俱來俱繫之而陰諭鄉民犯已集無恐於是訴者屬至先
生坐堂皇大集眾而讞之登前等相視錯愕不能出一語
立予重杖幾斃四人者相繼死餘黨潰散民大悅武陵窮
民王世龍獨居古剎死數日人無知者村民祀神至見局
戶闕而入世龍屍赫然地下往報其弟世鳳奔視檢衣物

無存先生訪知往勘視其出入蹤跡曰盜不遠矣村民李
開名素無賴疑之搽其家無賊而於其兄開成家得棉馬
褂一襲與賊目同召世鳳視之確而開名堅不承反復鞫
之則曰此我兄所爲耳拘其兄則盡室行矣乃緝開成而
羈開名待質先生一日開名靜室中好言撫之曰爾認
棉馬褂實乎爾兄之寃亦爾寃也開名泣曰此真小人物
前言盜者誣供也然則何以與賊目同也曰寃哉小人之
衣青而藍裏綫用台世龍之衣青而藍裏綫用藍官不信
請裂而質之先生曰若然殺世龍者非他人卽爾也馬褂
未得何以知爲藍綫開名曰噤語其賊埋叢樹下起視寃
然武陵把總某冢被發棺上有斧痕不得盜捕一人來曰

滕林子麻陽人也其父曾以行竊首於官捕者黑夜遇之墟郭閒手持斧疑爲發冢也一訊而伏問以贓則曰黑夜負之登舟倉皇沈水惟一鞞存已賣漁者陳甲矣拘陳至則如林子言問其鞞則轉賣誰何之人無可跡林子故操舟爲業者也覆訊之無異先生曰是其言太易非眞盜督捕如故捕愬甚曰盜認而官疑更何所得盜乎先生不聽督益亟一日平明捕遇一賣柑人挾兩筐疾走視其筐有複底啟之則藏穢衣數事皆無鈕叩復啟其一斧鑿在焉問其姓名爲熊大用繫以來先生曰此眞發冢盜矣蓋楚俗殮衣必去鈕驗其斧與林子斧合訊之自發把總冢後至是凡發十一冢矣其明斷摘發類如此先生作令二十

年治官事如家事具利除害勸農桑明學校於書院育嬰
農田水利諸大政孜孜如不及每去一官百姓奔走哭送
相屬於道永定西有漩水四面皆山外爲青魚潭瀑水匯
焉漩水出山罅灌田甚衆舊有洞洩水乾隆中洞塞水漲
田皆淹居民議開溝引水入澗而青潭民畏下流氾溢相
持久不下先生集山丙外耆老曲爲曉譬溝之如議而償
水所過者直工成溉田數千畝青潭民田竟無恙滄港爲
古滄浪在武陵東地有市聚西南驛路所經也人煙稠密
奸民乘水涸築子隄於北岸水不得洩市民苦之訟諸官
時守常者爲宜黃應君先烈謂隄築已久黠者飛糧爭占
議勿毀先生慨然曰是與水爭利也不數年子隄日高無

滄港矣。謁守具陳隄當毀狀。守拂然爭之。愈力。竟從先生議。沉水西來。常德郡治當其衝。恃一隄爲捍。先生深慮隄工未固。議更築。以費鉅。止時。歎曰。三十年後。必有受其害者。道光辛卯。隄潰。鼎澧閒遂成澤國。其言卒驗。武陵多水災。民間例借給子種。墾吏奸胥從中措克。民償不如額。前令董如岡以虧帑懼法。至是災民援例請衆。謂勿給便。先生曰。是因噎廢食也。乃集耆民誓之曰。吾予若庫項無絲豪。叩滅汝能如期償乎。衆泣曰。有官如此。而忍負者。明神殛之。乃飭庫吏如數封固。登記纍纍。積堂上。先生自操牢盆。而諭鄉民自檢封。發視驗。無豪髮爽。乃各書領狀持去。越歲如期。爭償無一後者。其感人若此。先生才大而識卓。

讀書從乙部入作識論謂集天下大事存乎才定天下大
事存乎識治事之暇或巡行所部必以史冊自隨有讀史
隨筆於古今治亂得失之故鄭重言之精於吏事而不輕
定讞終夜秉燭披牘平明集兩造於廷平心易氣不輕予
杖而民自服所至大書其聽事曰當思百姓妻孥亦子女
毋以一己喜怒亂是非湖以南民氣刁健越訴部控者比
比先生所蒞三縣一州之民獨無有焉性嚴重事上官以
禮而不爲詭隨大吏過境有所銜於先生將中以危法或
促其陳謝解免先生屹不爲動卒亦無如何平生篤嗜風
雅矜尙名義口不言錢作居官六字箴曰忍曰斷曰勤曰
慎曰靜曰恆獨不及清其言曰芑苴之不行簞簋之必飭

稍知自好者皆能之不足異也先生負經世才思大有所
建白既迴翔牧令不得展汲汲以人才爲念愛禮賢士嘉
與來學課書院生徒務爲體用明備之學凡三爲同考官
及州縣試所得士最盛出先生門者皆有本末可觀於先
賢文獻搜討尤力修武陵志稿武岡州志簡嚴有法又訪
得管白雲先生墓於武陵傅忠節公墓於武岡皆爲之封
識勒碑以紀及移官鳳皇又以書招顯鶴謀修三廳志書
發而先生病革凶問踵至矣悲夫先生學有本原詩古文
詞俱不苟作古文尤有義法議論偉然有讀雪軒學詩讀
雪齋學文讀雪軒經藝讀史隨筆史評補若干卷嘗以關
學自明康對山呂涇野韓五泉及國初李二曲先生以

來先正典型危如一髮近時孫酉峯戴未堂兩老先門多
敏達君子而亟思所以埽除振起之者惜乎年未中壽以
歿不及踐其言爲可惋也先生歿後

今天子登極方

破格求賢有起自守令旦夕至方伯連帥者時

廷臣多

知先生得以其名上而先生不及待矣不尤重可哀哉先
生生於乾隆四十三年二月二十二日卒於嘉慶二十五
年六月二十八日春秋四十有三配強宜人先卒側室秦
氏葉氏秦孺人生子一鈞壻於武陵趙氏前雲貴總督太
子少保文恪公慎軫孫壻山西候補知縣敦訓子壻也葉
孺人生一女適萊陽趙氏前分巡辰沅兵備道文在之子
某早卒先生既卒官鳳皇鈞幼朝議公將謀以其喪歸舟

過武陵其民悲戀相與留葬於武陵西城外歟武之古原
而朝議公率孤嫠依之因家焉今又爲武陵人也朝議公
篤老鉤讀書用武陵籍應試將有成矣以道光十八年六
月日先朝議公八月卒遺一子二女子七閱月今甫八齡
趙氏婦亦卒矣嗚呼天道人事其尙可量耶先生葬武陵
久辛壬之水環鼎城廬墓皆毀先生墓獨無恙顧墓道之
石尙未立鉤在時嘗以爲言念生平以文字受知先生義
甚深今先生之門獨顯鶴與武陵劉君夢蘭在耳恐溢先
朝露不克執筆重負師門罪戾滋大爰敘次先生居官爲
學之大系以銘碑於墓道以俟他日史館傳儒林循吏者
有所采擇且以望其孤孫之成立焉銘曰

漢治近古吏尙安靜安則不擾靜則不競先生之學達於
爲政六言自箴百族在泳令行禁止形端景正居以民甯
去而益詠臨仇之西周道緯經公體實函遙望生敬昔歲
龍虵懷襄告警萬瓦濤飛千塋露迸公豕歸然百靈從令
石闕高銜穿中孤賸峴首涕隕隨原心柄人亦有言于門
當盛至於先生其言不應瑩瑩孤發土襯塵甑棠舍餘莢
麥舟待贈惟余小子受公提命無德不酬居卑誰聽勒此
貞珉敢告億姓我言不誣公集可證善人有後天理終勝
更千百年繁衍滋慶

諸朝議大夫福建道監察御史翰林院編修貴州正安
州吏目 勅祀名宦嘉善徐君神道碑銘

黔於天下最貧瘠獨遵義以椽鹵利轉致四方財物稱富
饒乾隆中遵義守厯城陳君實經緯之而始其事者正安
吏目嘉善徐君也陳君有祀於遵義矣正安人以徐君始
事之功久而不可沒也相與屢籲於官請祀典今貴州巡
撫善化賀公廉其實聞於 朝得 旨入祀名宦州人
爰相與醵金立專祠置祭田歲以君生日率鄉民歌舞上
壽如生時於是君之曾孫榮以其事屬新化鄧巖鶴爲文
以紀且曰曾祖官吏目然邀 國恩以從父準官御史贈
如其階願得一言以文麗牲之石按徐氏嘉善巨族世以

文學行義顯有從學平湖陸先生研經績學母癯嘔血數
升夢神與藥而蘇者君之祖也名善建有執親之喪三年
不進蔬果免後不衣裘帛郡縣以孝廉方正應徵不就者
君之父也名正誼兩世皆爲嘉善縣學生皆祀鄉賢君名
階平字荀令誠篤有幹才初官江南泰州吏目懲治里魁
某甲許呂自新其人感悔卒爲千夫長呂才勇稱丁內艱
去服闋補貴州正安州吏目正安隸遵義遠在黔西民不
知蠶織君至物其土宜少桑獨多橡樹可醜慨然曰此百
世利也柰何棄之乃諭令家植橡而自購蠶種教飼如法
繭成織紵盛行利無算迺設肆通商而橡繭遂衣被於天
下皆君始事之功也槩又言君至正安盜魁趙飛二跪門

泣求爲良民問之則曰吾不忍負好官也與秦州某甲事
同州有古鳳書院無生徒餽資君捐給之今州民分絲市
羨金爲君祀歲以什之二入書院成君志也歷觀古史傳
所載循吏如衛蠆茨充諸人教民種植桑柘麻苧養蠶織
屨及杜絕奸宄修明庠序使邦俗從化而君實兼之後世
吏治不如古專城之尊視小民利害漠然如秦越人視肥
瘠簿尉目下抑無譏焉今君以吏目卑官理恤民事居官
如家其惠澤入人之深能使百餘年後之民目其姓名治
蹟達於朝列在名祀傳於無窮不其賢哉君官正安十
四年以老乞休其卒也貧不能歸喪葬於遵義之鳳皇地
因家焉子五人錫圭錫壘錫錫錫嘯其後遂分居黔楚

浙其古籍遵義者爲錫鬯鬯之子淵乾隆乙酉貴州鄉試
舉人準乾隆庚子進士翰林院編修福建道監察御史準
子懋昭昭子長庚於君爲元孫實守墓奉祀事占籍善化
者爲醇湖南道州吏目醇之子澹河南候補知縣游之子
榮江西候補知縣棠候補縣丞棻改名鳳藻道光癸卯湖
南鄉試舉人於君爲曾孫錫圭錫嘏錫疇居湖江原籍圭
子汝鈞汝劉子大章嘏子湄疇子漢世爲嘉善縣學生類
能讀書力行無媿良吏子孫蓋徐氏之後方大矣謹按今
制五品以上得立碑龜趺螭首侈示行路御史階五品君
以孫貴 贈朝議其行又應銘法於碑宜鳳藻故從余遊
以兄命將卜期造黔展墓乃敘次其世系行實俾立石於

隧道而迷州人之意以爲銘銘曰

黔西之鄙地寒土瘠民不知蠶百餘年來橡繭利興富甲
西南其利維何青桐赤槲冰蟲所甘呂煥呂溫儻儻緣木
食數眠三分繭稱功繒我纊我衣被遐覃伊誰使之俾我
婦子飽煖以酣有倬徐公碩儒之孫巨孝之男官卑道崇
我溫公煦我舖公含摧牙落角鴉革鸞栖濟濟梗村惟公
之澤施及一隅百族在涵惟公之功式闢無前於天匪貪
我祖我父逮我孫子巷議街談吾儕小人坐享美利何德
以堪井鬼之野畔柯之墟公體實畱作廟奕奕叢櫟古柏
高與天參神其宅此利公後嗣福我蒼黔時和歲豐杖纊
鼓腹和樂且湛